

讀金札記兩則***

馮 蘭

（合肥）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摘要

曾國𠔁（𠔁）（富）𠔁簋器主之名「𠔁（𠔁）」應分析為从玉、从酉（即「𠔁」形之訛）聲，「勺」也是其聲符，可隸定為「𠔁（𠔁）」，乃是「富」之異體。七件曾侯寶𠔁的銘文「月」之前應有「正」字，根據有限圖版，尚不確定「月」字之前是否還有「唯」字，最末一字應隸定為「𠔁」，加註了「圭」為聲符。七件銅𠔁是曾侯寶的陪葬行器。

關鍵詞：富𠔁簋、富、曾侯寶𠔁、正月

* 本文是「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工程」項目「安大簡整理與研究」（G1402）的階段性成果，受「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資助。

** 小文完成後曾在課上宣讀，得到了徐在國老師、程燕老師以及同學張文成先生的指正，謹致謝忱。匿名外審專家亦對小文提出了非常寶貴的意見，在此對匿名外審專家致以誠摯的謝意！小文錯謬均由本人負責。

Two Notes About Bronze Inscriptions

Feng Lan

(hefei) 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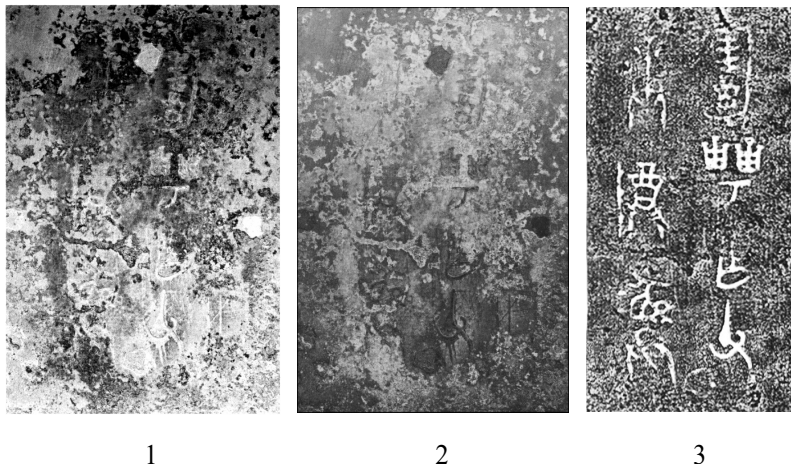
Zeng State bronzes *FuPingui*'s owner *Fu* (𠄎 〈𠄎〉) is composed by the shapes *yu* (玉) and sound *you* (酉) (erroneous transformates from the shape *fu* [𠄎]), meanwhile, *fu* (𠄎) also is the symbol for sound, should be attached as *fu* (𠄎 〈𠄎〉), is a variant form of *Fu* (富). There is a *Zheng* (正) before the *yue* (月) of Seven Zenghoubaoli. According to the limited picture, it is not certain whether the word *wei* (唯) before the *yue* (月), the last word of the inscription should be attached as *Li* (𠄎), adding the *gui* (圭) as the symbol for sound. *Zenghoubao Li* are *Zenghoubao*'s funerary objects.

Keyword: *FuPingui*, *fu* (富), *Zenghoubaoli*, *zhengyue* (正月)




本文就現藏於湖北省隨州市博物館的曾國青銅器富𠂔簋和曾侯寶鬲發表一點淺見，請方家不吝指正。



一 富𠂔簋

此簋通高十三公分、口徑十八點二公分，重一三九八克，現藏於隨州市博物館。侈口，折沿，束頸，對稱的獸形半環耳，方形垂珥，鼓腹，底近平，喇叭口圈足。頸腹間、圈足各飾一周夔龍紋帶。器內底鑄銘文三行共七字，自右邊往左讀作：「A𠂔乍（作）父庚尊（尊）彝。」¹簋銘照片、照片反相處理後的圖以及拓片如圖一之1-3：




圖一

A字作（、），整理者隸定為「寤」，讀為「福」。²

陳英傑先生總結了「𠂔」旁演變的三條路徑，重點探討（《集成》10154孫宅盤）所从究竟是「𠂔」還是「勺」，他認為从勺，酉聲兼義。³對於A字，我們也有關於它到底是从「𠂔」還是从「勺」的困惑。

¹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市公安局主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I》（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48。

²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市公安局主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I》，頁48。

³ 陳英傑：〈字从𠂔還是从勺〉，《青銅器與金文》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198-203。

這件青銅簋鏽蝕嚴重，可以看出A字形左部筆畫延伸部分恰好被一塊銅鏽掩蓋，因而難以判斷A所从究竟是「𠂔」還是「勺」。仔細觀察，簋銘為陰文，拓片中的A最上部似乎有一斜筆，這就給我們造成了一種此字从「𠂔」的錯覺。細看A字照片，可見此字筆畫明顯是凹陷下去的淺色部分，字形頂端容易被誤認為是斜筆的部分顏色比整個銅簋藍鏽背景色更深。反相處理後的A字形




，可以看出，字形的筆畫部分顏色整體要比頂部斜筆要深得多。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A字頂部的斜劃並非字形筆畫。A頂部平直，左邊延伸到了銅鏽之中。那麼，即使不知道A左上部鏽跡所掩蓋的筆畫究竟如何，也可以通過對字形頂部斜劃的觀察排除此字从「𠂔」的可能。我們認為A字不从「𠂔」，而是从「勺」聲。


以下再來談談A所从的「玉」。根據目前的兩周金文資料，「玉」字尚不見這種豎筆貫穿四橫筆的寫法。但是這種「玉」字見於甲骨文：


「玉」： (《屯》0930歷一)


 (《英》1610正典賓)



 (《合》11364賓)



 (《合》30997無名)

 (《合》06653正典賓)

 (《合》16089賓)

 (《合》07053正典賓)

「珏」： (《合》21316師小字)  (《合》00826典賓)

陳夢家先生說：「玉作、，大約玉是三個或四個成串的。」⁴季旭昇先生指出「玉」字：「甲骨文象繫玉之形，玉形從三片到五片不等。」⁵A所从之「玉」，是四片玉相繫的象形。

謝明文先生指出从「𠂔」、从「玉」或「貝」(或兼从「玉」从「貝」)之形應是「寶」、「富」共同的表義初文，即屋中藏有玉、貝，它既可以表示「珍

⁴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99。

⁵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頁54。

寶」之「寶」，也可以表示家中很有財貨即「豐於財」的「富」。後來為了區分讀音相近的「寶」、「富」二字，於是在它們共同的表義初文上添加「桴／缶」聲即成「寶」字，添加「畐」聲即成「𡩋（富）」字。兩周金文中，「富」、「寶」、「福」關係密切，彼此可構成糅合字形。⁶謝明文先生梳理了金文中一系列「寶」、「富」的相關字形，認為這些字所从的「西」實際上是「畐」形之訛。A从玉、从西（即「畐」形之訛）聲，「勺」也是它的聲符，可隸定為「𡩋（𡩋）」，其所从的「西（畐）」聲是「富」區別於「寶」字形的典型特徵，「𡩋（𡩋）」是「富」字異體。

「𡩋（𡩋）（富）」是金文中極不常見的寫法，它所从的聲符「勺」，我們可以看出是古人在使會意字形聲化過程中的嘗試。「富」「寶」共用表意初文，分化之後，以表意初文加聲符「桴／缶」而成「寶」字，加聲符「西（畐）」聲而成「富」字。裘錫圭先生說「古人為了使新舊字形有比較明顯的聯繫，往往把表意字字形的一部分改成形狀跟這部分字形相近或有關的一個聲旁」。⁷上古音「富」是幫母職部字，「勺」是幫母幽部字，兩字聲母相同，韻母之、幽旁轉，兩字字音極近。古人在「富」、「寶」的表意初文上加注聲符「西（畐）」而分化出「富」字，原來的聲符「畐」已訛作「西」，那麼，古人將表意初文上的「宀」旁變形音化成「勺」旁表聲，也不奇怪。

綜上，A應隸定為𡩋（𡩋），分析為从勺，从玉，从西（畐），勺、西（畐）亦聲，是「富」字異體。銘文中的「𡩋（𡩋）（富）𡩋」是人名，名中帶「富」。可能如謝明文先生所說「『伯富父』是以美字『富』為名，以『富父』為名字者如春秋人名『富父終甥』『富父槐』」。⁸

銘文「𡩋（𡩋）（富）𡩋乍（作）父庚𡩋彝」的「父庚」是日名。曾國周人使用日名。⁹曾國出土有銘青銅器中使用日名的情況並不少見。曾國出現帶有日名、族徽的器物，一可能是戰爭掠奪，曾國參與滅殷大戰，繳獲眾多財物兵器，帶日名、族徽的器物就在其中；二可能是部分是周人自用。¹⁰

這件青銅簋器型如圖二，按照《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的器形分類，此簋可歸為Ⅰ型Ⅲ式簋，即雙耳圈足簋，是圈足簋中最常見的形式。¹¹據任雪

⁶ 謝明文：〈談「寶」論「富」〉，《文獻》2022年第1期，頁112-122。

⁷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150。

⁸ 謝明文：〈談「寶」論「富」〉，《文獻》2022年第1期，頁112-122。

⁹ 孔令敏：《西周時期周人使用腰坑情況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頁40-41。

¹⁰ 孔令敏：《西周時期周人使用腰坑情況研究》，頁34-35。

¹¹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頁58。

莉女士的研究，此簋體型橫寬，通高尺寸低於口徑尺寸，器身寬扁，可歸到Ab型VⅡ式簋之中。¹²



圖二¹³

二 曾侯寶鬲

曾侯寶鬲共七件，形制基本相同，大小不一。仰折沿，束頸，折肩，弧襠，三袋足，通體光素，口沿上均鑄有銘文。七件銅鬲的銘文依次為「月吉日」、「丁亥」、「曾戾（侯）」、「窑（寶）」¹⁴罍（擇）」、「其吉金」、「自乍（作）行」、「B」。斷代在春秋時期，現藏於隨州市博物館。¹⁵

鬲一：通高十一公分、口徑十四點六公分，重一一二〇克

鬲二：通高十一點六公分、口徑十四點五公分，重一三四五克

鬲三：通高十一公分、口徑十四點五公分，重一四五〇克

鬲四：通高十一點五公分、口徑十四點五公分，重一四五〇克

鬲五：通高十二點五公分、口徑十五公分，重一二三一克

鬲六：通高十二公分、口徑十四點八公分，重一二五〇克

鬲七：通高十一點六公分、口徑十四點九公分，重一二三〇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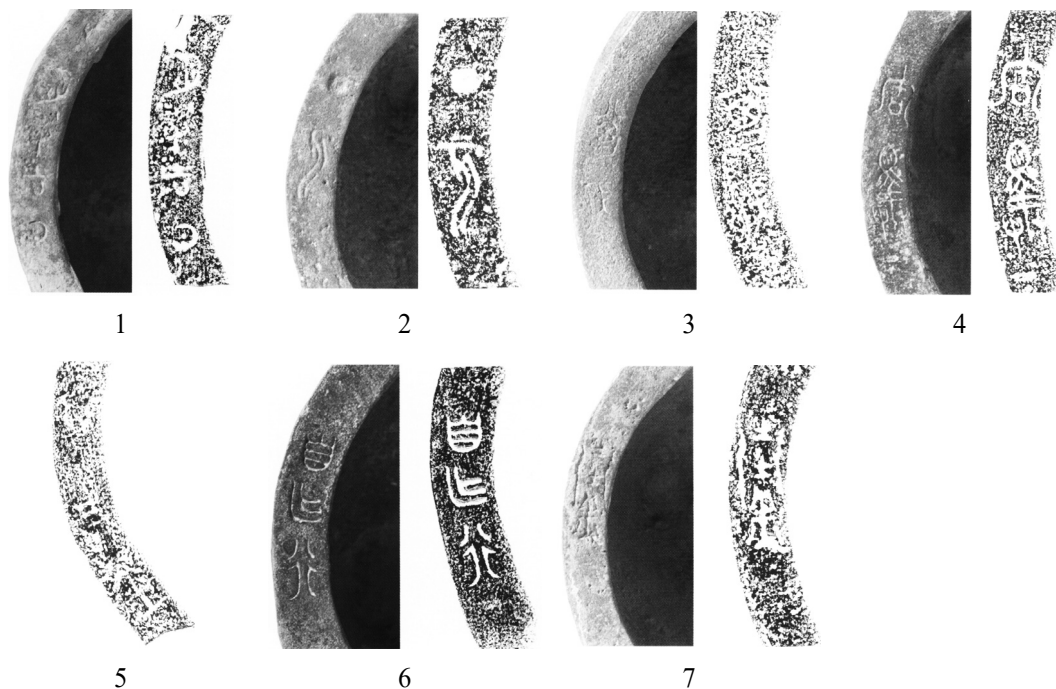
¹² 任雪莉：《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51。

¹³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市公安局主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I》，頁48。

¹⁴ 曾侯之名，學界多讀為「寶」。見郭長江、陳虎、李曉楊：〈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頁86；郭長江、陳虎、李曉楊等：〈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2019年發掘收穫〉，《江漢考古》2019年第3期，頁6；黃鳳春：〈曾侯世系編年的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14輯（長沙：嶽麓書社，2018年），頁314-320。下文除隸定之外，行文徑稱「曾侯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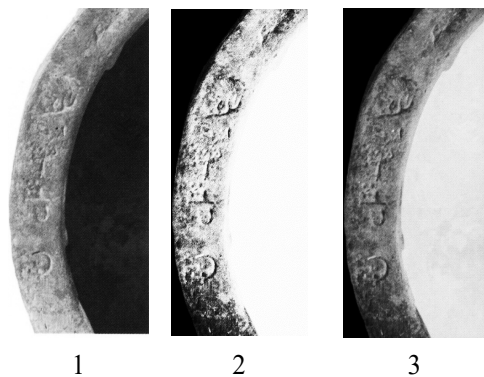
¹⁵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市公安局主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I》，頁60。

七件曾侯寶鬲銘文及拓片如圖三1-7¹⁶：



圖三¹⁷

曾國鑄刻在器物口沿的環形銘文一般為逆時針順序行款。¹⁸曾侯寶鬲是常見的逆時針行款。圖三-1拓片「月吉日」，對應的銘文照片中的「月」字之前還有一個「正」字，我們將銘文照片進行黑白處理後如圖四-1，調高照片的對比度之後如圖四-2，將銘文照片進行反相處理後如圖四-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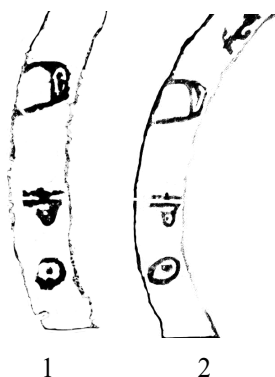
圖四

¹⁶ 感謝外審專家提示圖三-5照片與拓片不對應，現將錯誤照片刪除。但是尚未見到此器的其他照片，故圖三-5無拓片對應的照片。







¹⁷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市公安局主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I》，頁60-61。

¹⁸ 張琪琛：《曾國金文書法藝術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頁22。

根據拓片做的摹本和根據照片做的摹本如圖五1-2：



圖五

再來分析B。整理者隸定為「鬲」。¹⁹從字形上來說，如此隸定不是很客觀。楚器樊君鬲銘文（《集成》626樊君鬲），郭沫若先生釋為「鬻」。²⁰高田忠周先生指出西周金文「鬻」字所从的形即「鬲」，「與《說文》从鬲同意也」。²¹學者多認為樊君鬲从「圭」得聲。²²B應視為樊君鬲字的異體。吳國昇先生將（《銘圖三編》306曾夫人鬲）隸定為「鬻」並歸在「鬲」字頭下。²³這是很合理的。B所从的頂端并非「金」字的「Λ」形，而是「M」形，且其下部的「火」形相較於樊君鬲、曾夫人鬲之字訛變嚴重。B加註了「圭」聲，當隸定為「鬻」，是「鬲」字異體。郭永秉先生指出：

¹⁹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市公安局主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I》，頁60。

²⁰ 郭沫若：〈釋鬻鬻鬻〉，《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5卷《金文叢考》，頁472。

²¹ 轉引自周法高、張日昇、徐芷儀、林潔明編纂：《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鬻」字下，頁1540，。

²² 容庚先生將該字上部隸定為「圭」，參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44；張亞初先生將此字括讀為「娃」，已視「圭」為聲旁，參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1；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頁134注3。郭永秉先生認為「圭」字有條件作為「鬲」的聲符，參郭永秉：〈釋三晉銘刻「鬲」字異體——兼談國博藏十七年春平侯鈹銘的真偽〉，《簡帛》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13-219。

²³ 吳國昇：《春秋金文全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頁549。


可見「圭」字有條件作為「鬲」的聲符。《廣韻》「鬲」字的兩讀分別屬開口四等和開口二等，「圭」則是合口四等，有開合口的不同，古文字材料的「鬲」字从「圭」聲，也許反映的是這些地區的方音特點。²⁴

目前可見三晉²⁵、芮國²⁶、楚國²⁷、曾國都有這種加註「圭」聲的「鬲」的寫法。這種「鬲」字異體的分布比較廣泛。

孫可馨女士研究曾國出土的青銅器年代約在西周早期至戰國中期偏早，根據類型學分析所得曾國青銅容器的形制演化特徵，她將曾國青銅器分為八段，第一段的鬲皆有雙立耳且帶束頸。²⁸曾侯寶鬲應屬第一段的鬲。

查飛能先生對「行器」已有系統研究。²⁹這七件鬲是「行器」，體量極小，容量也小，符合隨葬「行器」「器不成用」的特點，應是曾侯寶的隨葬明器。尚未見到原器，只憑圖錄，我們可以確定「月」之前有一「正」字，但不確定「正」之前是否還有「唯」字。根據照片，完整銘文嚴格隸定應為：

正月吉日丁亥，曾戾（侯）窑（寶）罍（擇）其吉金自乍（作）行鬲（鬲）

曾侯寶是春秋時期的曾侯，約西元前六六七年至西元前六四八年在位。³⁰有學者認為曾侯寶鼎可能出自隨州棗樹林墓地M168，其年代為春秋中期。³¹劉華夏先生研究：「『𠂔』尚有兩側下筆往外的寫法，對辨別西周晚期與東周早期的銅器尤其重要。」³²本銘中的「窑」作，其所从之「𠂔」兩豎筆外撇的寫法，也可以判斷這是東周青銅器，正符合曾侯寶所處之時代。

二〇一八年搶救性發掘的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貴族墓地M168即曾侯寶之

²⁴ 郭永秉：〈釋三晉銘刻「鬲」字異體——兼談國博藏十七年春平侯鈹銘的真偽〉，《簡帛》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13-219。

²⁵ 郭永秉：〈釋三晉銘刻「鬲」字異體——兼談國博藏十七年春平侯鈹銘的真偽〉，《簡帛》第6輯，頁213-219。

²⁶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韓城市文物旅遊局：〈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 M26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期。

²⁷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02。

²⁸ 孫可馨：《兩周時期曾國青銅容器研究》（天津：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頁51-52。

²⁹ 查飛能：《商周青銅器自名疏證》（重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369-372。

³⁰ 黃鳳春：〈曾侯世系編年的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14輯（長沙：嶽麓書社，2018年），頁314-320。

³¹ 王紅星、盧川、孫建輝：〈曾侯世系辨證〉，《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3期，頁46-51。

³² 劉華夏：〈金文字體與銅器斷代〉，《考古學報》2010年第1期，頁59。


墓。³³曾侯寶墓出土的升鼎銘文為：「唯五月吉日庚申，曾戾（侯）宐（寶）罍（擇）其吉金，自乍（作）升鼎，永用之。」可見，曾侯寶鬲與曾侯寶升鼎並非同時鑄造。這種情況也見於其他青銅器，比如晚清出土的曾伯雋簠（《集成》04631）所記錄時間為「唯王九月初吉庚午」，蘇家壟M79曾伯雋之墓出土曾伯雋壺銘文記錄的時間為「唯王八月初吉庚午」，鑄造時間不同。³⁴

參考文獻（依姓氏筆畫多寡）

- 方 勤、胡長春等：〈湖北京山蘇家壟遺址考古收穫〉，《江漢考古》2017年第6期，頁3-9。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孔令敏：《西周時期周人使用腰坑情況研究》，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 王紅星、盧川、孫建輝：〈曾侯世系辨證〉，《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4卷第3期，頁46-51。
- 任雪莉：《中國古代青銅器整理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
- 吳國昇：《春秋金文全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 周法高、張日昇、徐芷儀等編纂：《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
-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
- 查飛能：《商周青銅器自名疏證》，重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頁369-372。
- 孫可馨：《兩周時期曾國青銅容器研究》，天津：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頁51-52。

³³ 郭長江、陳虎、李曉楊：〈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頁75-89。

³⁴ 方勤、胡長春等：〈湖北京山蘇家壟遺址考古收穫〉，《江漢考古》2017年第6期，頁3-9。

- 容 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韓城市文物旅遊局：〈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M26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1期。
- 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
- 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張琪琛：《曾國金文書法藝術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
- 郭永秉：〈釋三晉銘刻「鬲」字異體——兼談國博藏十七年春平侯鈹銘的真偽〉，《簡帛》第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213-219。
- 郭沫若：〈釋盨盨鬲鬲〉，《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5卷《金文叢考》，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 郭長江、陳虎、李曉楊：〈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頁75-89。
- 郭長江、陳虎、李曉楊等：〈湖北隨州棗樹林墓地2019年發掘收獲〉，《江漢考古》2019年第3期，頁3-8。
- 陳英傑：〈字从亠還是从勺〉，《青銅器與金文》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198-203。
-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
-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黃鳳春：〈曾侯世系編年的初步研究〉，《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14輯，長沙：嶽麓書社，2018年），頁314-320。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劉華夏：〈金文字體與銅器斷代〉，《考古學報》2010年第1期，頁59。
- 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市公安局主編：《追回的寶藏：隨州市打擊文物犯罪成果薈萃 I》，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9年。
- 謝明文：〈談「寶」論「富」〉，《文獻》2022年第1期，頁112-122。